契丹、汉语合璧诗新释

孟盛彬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

摘 要：北宋使臣余靖出使辽国，在辽兴宗庆贺生辰之际献上契丹、汉语合璧的祝寿诗，得到辽主的赏识，最终和平解决了两国之间的争端。诗中记录的契丹语词汇是研究北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宋朝事实类苑》中对该诗的契丹语词汇存在误注的情况，所以，笔者用现代达斡尔语对它进行重新注释和翻译，可以更确切的了解全诗所要表达的旨趣。

关键词：余靖；契丹语；达斡尔语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09)05-0004-02

北宋建国伊始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曾多次北伐，辽国也数次欲图南下，统一中原，由此宋辽之间战事持续不断。到了 1004 年宋真宗时期才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其后直至辽国灭亡的百余年间，两国之间和平共处，没有再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其中的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傅乐焕先生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不在两国国力相当平衡，端因辽人无意南下。盖塞北民族饮食居处，不与华同。见中原富庶豪华，掠夺劫取之心有之，据其地，子其民，混一区宇之观念，则所罕见。辽太宗南伐，述律太后谓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何故欲为汉王？ 最足代表契丹对汉人之观念。……宋辽盟后，宋既以岁币结其在上者之心，复开榷场，通货易，俾宋之宝货，以和平方式，入于契丹众人之手，足怯其掠夺之念。今悉其捺钵之制，二重政制之法，更知辽人于旧有汉人，犹不暇统治，其无心南下也宜矣。”①

在和平相处的时期，两国之间的使节来往非常频繁，他们为沟通两国的友谊，促进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臣余靖创作了契丹、汉语合璧的祝寿诗，见证了当时两国之间社会文化交往的情况，为加深南北方人民的互相了解与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行的相关情况，欧阳修在《余襄公神道碑铭》有详细的记载：“庆历四年（1044 年），元昊纳誓请和，将加册封，而契丹以兵临境，遣使言为中国讨贼，请止毋与和，朝廷患之。欲听，重绝夏人，而兵不得息；不听，生事北边。议未决。公独以中国讨兵日久而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旦使吾息兵养勇，非同利也，故用此扰我耳，是不可听。朝廷虽是公言，然犹留夏册不遣，而假公谏议大夫以报。公纵十余骑驰出居庸关，见虏于九十九泉，从容坐帐中，辩折往复数十，卒屈其议，取其要领而还。朝廷遂发夏册，臣元昊。西师既解，而北边亦靖。”②碑文中记述了此次余靖出使辽国的时间、经过以及在外交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出使地点九十九泉，在今天的内蒙古集宁市卓资县北部的草原地带，辽国在这里集结重兵，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准备大举征讨西夏。余靖以北宋右正言任毋正旦使身份出使辽国，参加辽主的寿典。在辽兴宗举办的庆寿宴会上，余靖即席作契丹语汉语合璧的祝寿诗，令辽兴宗非常高兴，举杯道：“卿能道此，我为卿饮。”③经过余靖的外交斡旋，增强了两国的友谊，加深了相互了解，促使辽国降低了对北宋的无理要求，并取消了征讨西夏的动议。可以说是余靖巧妙运用外交手段打开了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和平解决了争端，使两国免于战争之祸，其诗居功至伟。全诗如下：

夜宴设逻臣拜洗，
两朝厥荷情感勤。
微臣雅鲁祝若统，
圣寿铁摆俱可忒。④

在《宋朝事实类苑》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夜宴没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斡勒。微臣雅鲁祝若统，圣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寿铁摆俱可忒。”并在诗中契丹语词汇后都加以注译，没逻（侈盛也），拜洗（受赐也），厥荷（通好也），斡勒（厚重也），雅鲁（拜鲁也），若统（福佑也），铁摆（嵩高也），可忒（无极也）。[5]后世多沿用《宋朝事实类苑》中的注译。

北方民族性格淳朴，语言质实，表述直白，多不事修饰。而上文中的契丹语词汇经过翻译显然是脱离了原义，有可能是注解者为了切合汉语的音韵和谐，切合汉语作诗力求辞藻典雅的审美习惯，也有可能是辑录者望文生义的解释，具体原因已经很难推考。注译的部分出自于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这部书成书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这时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已经灭亡了近二十年，而离余靖故去也有近百年时间，而且编纂者江少虞是宋政和年间的进士，一生都在江南天台、建州、吉州等地为官。[6]从以上分析可知编纂者江少虞并不通晓契丹语，极有可能是他根据上下文之义，在注解中猜测、解释的契丹语词汇的词义，因此出现注释上的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事实类苑》引用诸家记录很多，书中也出现过一些误注的情况，上述注译应该就是误注的一例。

大辽瓦解以后契丹人四散逃亡，分崩离析。关于契丹后裔的去向，最早在清乾隆四十六年敕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时，根据《满洲八旗氏族通谱》中记载有达呼尔姓氏，认为“达斡尔”是由辽朝先世部族名称“大贺”氏转变而来，所以易大贺为达呼尔。对于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现代学者也多有论述，大多倾向于契丹后裔说，认为现在国内民族大家庭中的达斡尔族是直接承袭契丹人的一部分。[7]有的专家学者还通过语言学的知识来论证达斡尔族族源问题，认为达斡尔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就是在契丹语言基础上延续和发展下来的，达斡尔语言保存了契丹语较为完整的词汇和语法结构。[8]

笔者在翻阅文献资料时，发现这首合璧诗中的契丹语词汇与现在的达斡尔语极为相似。所以依据自己掌握的达斡尔语，尝试着注译这首契丹、汉语合璧诗，与《宋朝事实类苑》中的注译相比似乎更为贴切精当。夜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感勤。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诗中的“设逻”应为达斡尔族语中的（solo），该词在达斡尔语中意思是邀请、请客、享用；“拜洗”是达斡尔语中的（baishi）一词，为喜悦、高兴之义；“厥荷”（juheleqi）为相处融洽、和睦、团结之义；“感勤”（karqin）的意思是相互邻居、感情亲密无间；“雅鲁”（yaru）为诵诗；“若统”（nuotule）是长久、稳固之义；“铁摆”（tiebaileng）是命运之义；“可忒”应为达斡尔语的（heti），意思是上天赐予的、注定的福分。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的黏着语，构词往往通过后缀部分来表示复数形式，有时也用来表示事物存在的状态和具有的某种性质，接于词末部分的卷舌颤音有时很难用汉字标出，固可省略。如果把上面的《北语诗》中的契丹语词汇按照达斡尔语来注释，意思更加明了，大意为：被邀请参加皇帝设下的丰盛夜宴，十分高兴。长久以来宋辽两朝和睦为邻，友好相处，在感情上是亲密无间的。在此生辰寿庆之际，微臣赋诗一首祝福高贵的圣主福寿无边，国运昌盛。结合诗中的汉语部分来分析，这样的注释也更切合全诗所要表达的旨趣。

经过几百年的漫长时间，民族语言的语音以及词汇的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因此，译成现代语难免会有一些偏差。现如今契丹语言文字材料能够保存下来的极少，这首诗的存在对研究契丹语言文字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宋辽关系史和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对合璧诗中的契丹语词汇进行注释和翻译，可以加深了解历史上国内各民族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情况，也是研究考察民族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注　释：

①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97.

②易行广. 余靖谱传志略.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15~16.

③⑤⑥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14，513，1.

④余靖.武溪集.广东丛书.补佚，页1下；叶隆礼.契丹国志.四朝别史.卷二四.陶晋生.宋辽关系史.中华书局，2008.150.

⑦陈述.辽金史论文集.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322.

⑧李晓莉，吴维.达斡尔语是契丹语的延续.北方论丛.1999，(5).

注：本文词汇参考《汉达词典》，采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责任编辑　姜黎梅）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